



人人都讲杭儿风，
究竟是谁在兴风作浪？
谁又站在潮头浪尖？
《城市假日》本期推出《潮人》系列，为你素描这群杭城“潮人”，帮你追溯杭儿风之源。
想见识哪个潮人的，可以点名，我们负责打探，对谁有话想说的，打电话或发邮件过来，错别字我们负责改；还有谁一厢情愿觉得自己很“潮”的话，放马过来，我们不会放过。什么想法都没有的，请看报纸，谢谢！废话说完，有请“潮人”。



“我希望做常青树。国外一些主持人，头发雪白，年纪也很大了，做了三四十年还在做。如果用这样一个心态来长线操作这样一个节目，就好像我们做人一样。是细水长流的，不追求一时一地的繁华和喧闹。”

阿六头的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



“毫稍，毫稍(杭州话，意为：快点，快点)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；毫稍，毫稍，阿六头来了。”每天晚上9点30分，几乎一半的杭州人家家里都会传出这个呼喊声。

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就叫安峰，在晚上，他是一个热心、生动、甚至带点碎烦的杭州男人。而脱下唐装，他喜欢慢慢悠悠地读点书、写点散文，一副文人做派。安峰认为这不矛盾，骨子里越阳春白雪，表现就越有草根性，大俗大雅，诚哉斯言。

毫稍，毫稍，阿六头来了

在约定专访的南山路一家咖啡馆，伙计们千色色地暗自交流见到“阿六头”的兴奋，趁着中途递菜单的机会，塞过来一个纸头要签名，并小诉衷情一番。“阿六头”安峰微笑低头提笔刷刷，流利好看的行书。

这日下午，是五一后杭州难得的晴天，沿街的二楼咖啡馆阳台，身侧便是春日西湖。他着白色高领衫、米色西装，闲适地靠在竹编椅上，一副半框眼镜，说话慢慢悠悠，谦逊有礼。此时的安峰，不是彼时晚上9点半穿唐装扬扬顿挫用杭州话说新闻的“阿六头”，而更似一位着长衫的儒雅文人。

半山电厂——电台——西湖明珠频道

2004年，安峰的本命年，他做

一档叫做《阿六头说新闻》的方言新闻节目，大红。去河坊街吃个饭也被粉丝们围观，甚至有人说，“阿六头晚上吃个什么菜，都会成为杭州人的大新闻”。回顾他的经历，跨度不可谓不大。

第一个工作是在半山电厂，和媒体一点不搭边，而且学历是“初中”，安峰笑言“可能是广播电视集团最低的学历了”。但是因为在学校里普通话就非常棒，也喜欢朗诵，在1992年的时候，就顺理成章考进电台。“而且当时考电台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其他要进报社什么的门槛都非常高，而电台最主要的还是靠嗓音，靠表达，对学历的要求可能没那么高。但是最后进来，过五关斩六将，还是要靠自己的真本事。”于是，报名的700多人，他留下了。

说起电厂的工作，他说：“进电厂和进任何一家厂都一样的，这只是我中间的一个过程，最后的落脚点肯定都是一样的。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。电厂也好，电台也好，

如果你没有一种一直追求的信念的话，早就走不到今天了。”

现在，他已经不做电台节目，回想现在仍然是许多人当年心头爱的《开心十三点》，也有许多好笑的事情。比如有天去个饭店吃饭，被旁边一位大妈认出。大妈就说：“这个人不就是主持《开心十三点》的吗？人看上去倒不十三点。”叫人哭笑不得。

做了名人之后，走到哪里都被人认出，久了也就适应了，顺其自然。“我做的工作就是一个面向公众的工作，被人认出来是正常的，没有开心或者不开心的概念。既然做了这个工作，就肯定要面向大众了。”

面上的下里巴人 骨子里的阳春白雪

在《阿六头说新闻》里，安峰活泼风趣的极为贴近日常生活的主持风格极受老百姓推崇。尤其是许多顺口而出的话，似乎只是信手拈来，

但听起来别有味道，一针见血，非常有趣，而新闻之间又可以杭州老话微妙过渡。

“衔接的方式是不拘一格的。其实和写文章有很多相似之处，如何巧妙过渡，如何衔接。因为我平时非常喜欢阅读，也喜欢写作。其实这和阅读写作都是相通的，甚至如果再说得深一点的话，它和做人都是相通的。做人这个理念如果是流畅的、融洽的、和谐的，这也应该顺得过来，这也是多年的积累。”

安峰说他最喜欢阅读，还有就是写文章。他的文章风格和主持风格大不一样，散文充满了浓重文化气息，引经据典，颇有老派文人风格，普通人看了似乎还有“高高在上”之感。许多看了他主持的节目并读了他的文章的人就觉得奇怪，一种是下里巴人，一种是阳春白雪，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安峰？

“阳春白雪，高雅的东西是出自我的喜好，那些草根性的下里巴人的东西又来自我的环境，我生活的

周边环境就是杭州的街头巷尾、市井里弄。但是我平时真正的阅读、文化积累又会让思考一些超脱于行而下的，超脱于柴米油盐的那些东西，要把一个俗的东西表现到极至，俗中透雅，入俗但又脱俗的，离不开背后阳春白雪的支持。否则，从俗到俗，就好像从书本到书本，就不可能有深度，也不可能持续长久的生命力。”

那么朋友聊天呢？也会聊一些《阿六头说新闻》里那些街头巷尾的琐事吗？

他摇头，“几乎不聊琐事，一些文字上的东西谈得很多，都是谈一些感悟性的东西。”

一本《吃在杭州》最后成了“考据杭州食史”

安峰爱美食，几乎是人尽皆知的事儿，被杭州的美食狗仔们奉为“食神”，去年7月出了一本《吃在杭州》的美食散文集。不过，“阿六头”



生生把这俗事写成了食史，书中涉及了大量考据工作，是最累人的事情，朋友在书的《序》里说，这种吃苦头的东西也只有安峰肯做。

问他做考据这么折腾不觉得烦吗？“累啊，但也会很有趣。当你知道这里是茅以升的旧居，他在七十年前的某一天来这吃东西，他的菜谱是什么，他和谁一起吃，他当时的感觉怎么样，他对饮食的观念是怎样，当你知道这一切的时候，多么有意思。”安峰的眼睛里突然闪着欣喜。

也要问很多人，走很多地方，查很多资料，绝对考验一个人的耐心和细心。“信手拈来的时候也有，更多的时候要调查。要问，要采访，要查找。”

对美食的偏爱，安峰说他从小就有，“在杭州普通人家，市井弄里长大，偶尔吃到一些美味，觉得有惊喜，不像现在，吃的东西多了，带给你惊喜的东西就少了。就是在对美味的渴望当中，滋生出了对美

味的敏感。”

“最喜欢的菜都是最家常的。比如说炒光青菜，比如雪菜笋丝豆腐。”安峰一开心就用杭州话报菜名了。让小记稍感遗憾的是，如此热爱美食的安老师平时基本不下厨。

建议他可以像刘仪伟那样用杭州话主持饮食节目，必定很有看头。安峰有点兴趣索然：“我觉得‘阿六头’已经得心应手了，没有想过开一个新的栏目。我最大的兴趣，是文字。比如阅读和写作。我觉得所有栏目的诞生，都离不开后面的一个大量的修养的积累。这些是看不到的，但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。”

也爱咖啡，平时喝得最多得是埃塞俄比亚的摩卡。如果咖啡和茶里选一种呢？“还是茶，骨子里还是喜欢茶。”

这个杭州佬与杭州特色活动绝緣

杭州人很喜欢的两个休闲活

动，麻将双扣，安峰都不喜欢，真当是个奇怪的“阿六头”。“感觉不到其中的乐趣。从来不玩。有一次，有两个朋友来看我，没找到我。一个不太熟悉我的就问那个熟悉我的朋友，‘别人在打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去旁边张一张？熟悉我的朋友就说，‘他是张都不要去张满。’我觉得他说得很到位。体会不到里面的乐趣，我就觉得在旁边张一张都是无聊和无趣的事情了。”

“我生性就不爱热闹，热闹的场所我都不太去。我是很喜欢清幽的地方，比如说青山翠谷，聊聊天，喝喝茶，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享受。”

“简单的生活，健康的身体，海阔天空的心境。”是安峰的人生信条，并且“应该是一百年都管用的”。

●他们这么说

孟祖平(电厂同事) 当年他学唐老鸭 学得真像

孟祖平是安峰当年在半山电厂的同事，二十多年的好友。在孟先生的印象中，在电厂的时候，安峰就已经展示出主持人潜力了。“业余给一些片子配音。印象很深的是他学唐老鸭的配音，很有磁性，很像。”

“他非常爱读书，有惊人的记忆力，很多看过的书他都能背下来。而且我觉得他是那种压力越大，就发挥越出色的人。”孟先生告诉记者，当年在电厂，他们还有个文学社，是八几年的事情。“那时我去北京吃烤鸭，写了文章发表了。他就开玩笑说，‘你写得真好，我以后要超过你’，现在他早超过我了，都出了好几本书了。”孟先生笑。

作为朋友，“他特别讲义气，朋友帮忙一定二话不说。不过他出名了以后，太忙了，想约他吃饭喝茶都没时间。不过他再忙也会读书，我们忙了就懒得读书了，他这样对朋友也是一个鞭策。”

阿宝(电视台同行) 方言类节目 会死在方言里

对杭州来说，方言类节目是有存在意义的。像“阿六头”这样有个性的主持人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个节目的标志，成为了一种文化的标志。他的个人魅力就在于他的本色，并不在表演。

不过，方言类节目的主持人也存在自己的局限性，他们只能在特有的节目中活着。像阿六头主持《阿六头说新闻》这样的节目，观众就非常喜欢。但是如果他跑去主持庆典活动等大型晚会，观众也许就会觉得有点搞笑了。阿六头曾尝试过说国际新闻的，但我感觉根本没法看下去。因为《阿六头说新闻》本身关注的是民生新闻，说的是一些“哦七哦八”(杭州话)的事情，这样的新闻与阿六头的主持方式是相配合的。

此外，我认为：方言类节目死也会死在方言里。时间一长，人们对于方言类节目的新鲜感就会减弱的，这就需要节目不断创新。但是，我觉得浙江广电节目的创新能力是很“弱”的，很多只是盲目地模仿，而且还有很多条条框框。如果方言类节目不求新变，是会死在自己的节目中的。

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《阿六头说新闻》于2004年1月1日开播，是杭州电视界第一个用方言说新闻的栏目。开播头两个月收视率就位居杭州地区首位，播出两年多来一直很受观众欢迎。